

編主境另

集二第刊叢本劇

逢相喜

吾健李

行印局書界世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二集
喜相逢

實價國幣七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李

發行人 陸

出版者

發行所

跋

人屬於一種有遺憾的動物，喜歡做的不一定能夠做，時間不允許，環境不允許，尤其是說也可憐，機會不允許。通過允許的往往多是不最喜歡的工作，悲哀就在這裏。拿我自己來說，悲哀給我力量，悲觀主義讓我積極。我要寫的戲永遠沒有寫，我要改編的戲永遠沒有改編。我敬愛的作家，我向他們學習了不少東西去，自來沒有掏出半根木桃酬謝。而酬謝的倒多是未嘗謀面的人情和世故。

這叫做順水人情。但是，今天，我想到的却是一本小書的名子：「過客之花。」花是野花，同時穿過數不清的人事糾紛和小我的利害衝突，我一向保留的身分也只是一個過客。「花信風」「喜相逢」「風流債」和一些別的零碎，假如是花，就算做我的過客之花罷。

一九零八年去世的薩爾度 (Victorien Sardou) 是牠們原來面目的作者。依照寫作的年月，「風流債」(Séraphine) 最早，在一八六八年，「花信風」(Fernande) 其次，在一八七零年，「喜相逢」(Fedora) 在一八八二年。三齣戲問世的距離，彼此差不多全是十年，正好代表這位聲勢喧赫的戲劇作家的三種風格。對於中國人，薩爾度不是一個生疎的名子，大多數人應當知道他的揚名於世的「祖國」(Patrie)。「祖國」在中國已經有了三種譯本，最早的一種也最簡略，似乎民國初

年就已經問世了。一八三一年，薩爾度生在巴黎，八歲生了重病，送到南方的故鄉養息，過了兩年回到巴黎，在父親主持的學校讀書。他是長子，他是父親的希望，然而這攔不住他們父子衝突。一八五零年，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未經世故，然而富有信心和苦鬥的意志，他寫信給父親表示決絕道：

「我既然不能夠接受您給我選定的職業，自然而然，我要一個人，不求您幫助，去找我合適的職業。我既然不能夠有助於您，也就不願意再讓您擔負我的生活。」

看到這封信，教了一輩子書的父親並不生氣，當然很傷心：他要他學數學，因為數學是一把最好的入世的鑰匙；天性不近，父親只好叫他學醫，不幸是父親經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沒有錢供給他繼續下去。薩爾度給自己選了一條路：文學。父親相信他有才分，但是才分不就可以讓一個人生存：

「我承認你有大才分，你不嫌難聽，我就承認你有天才，但是天才做不出麵包。你知道你缺什麼聰明嗎？是生產的聰明，是大仲馬那羣多產作家的聰明。你頂多也就是拉·風丹(La Fontaine)。你有傑作。你不知道叫人重視，這樣一來，你就養不活你一家人。」

一位老教師教久了書，訓起話來同樣可以玩世不恭。但是，這話用在他兒子身上，因為時代不同，因為他沒有看準他兒子的潛在的力量，十年以後，完全不靈。

在成名和未成名之間，就在這捱餓忍餓的十年之間，薩爾度嚐夠了人世的苦難。他寫些不足輕重的詩劇，他奔走於劇院的經理室，好不容易熬到奧代翁(L'Odéon)劇院看中了他的處女作「學

生的酒店」(La Taverne des Etudiants) 僅僅獻演了一夜，第二天，一八五四年四月五日，劇院就改了別人的戲演。有誰在話劇院廝混過嗎？有誰遭遇到這種可憐的幸運嗎？廝混的經驗人人有，然而這種遭遇——這種侮辱，這種一崛不起的痛苦，爲人輕蔑，無以見人，精神上的挫折和物質上的貧困，最後不示弱，掙扎，奮鬥，信心和意志永在，一八六零年的「蠅爪」(Les Pattes de Mouche) 一舉奠定他的地位，我不相信有幾個人有。一齣風俗喜劇爲他打開所有劇院的大門。他成了名，收了利，買下房產，和王公交往，當選爲國家學會會員，享受到沒有一個戲劇作家享受到的榮華富貴，成爲沒有一個戲劇作家做到的世紀的權威，給了他父親的預言一個反面的答案。

換一方面看，他完成的也只是他父親的希望，因爲世俗的一時的勝利，不一定就是藝術的永久的價值。隨便翻開現代什麼文學史，有些作者簡直可以說是和他同代，並不少所誅求於他的成就。學院派的批評家例如朗松(Gustave Lanson) 這樣鑒定他：

「風俗的描繪，性格的刻畫，感情的創造，一切是機械的，人工的，『不忠實的，』同時耀眼的鱗甲已經在蝕脫。」

他以爲薩爾度的造詣僅僅限於布局。但是，非學院派的批評家例如狄保戴(Albert Thibaudet) 連這一點點也不肯給他：

「但是他什麼也不會創造。從一八六零年起，他就深信不疑，舞台的技巧全在司克芮布

(Scobie) 的作品裏面。另一方面，司克芮布失勢已經有了十年。他是師傅，而不是競爭者。觀眾又沒有記憶。薩爾度寫劇本的時候，讀司克芮布前兩幕，然而第三幕，他私下裏想像出來，有時候倒比他先生的第三幕好。……偉大的製造者，然而不是偉大的創造者，司克芮布的承繼人只是一個承繼人。可慶幸的是：他是一個沒有承繼人的承繼人。」

這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兩種批評趨勢的最優的代表，然而不謀而同，把他的桂冠拆了一個枝葉不存。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意思爲他辯護。我不配也根本不想做他的「承繼人的承繼人。」我和薩爾度遇在一起，也只是時間、環境和機會的巧合。爲了爭取觀眾，爲了情節容易吸納觀眾，爲了企圖嘗試薩爾度在劇院造成的營業記錄，薩爾度便由朋友建議，由我接受下來這份禮物。我的書架沒有薩爾度，恰好圖書館有，雖說不全，也有十來冊之多，於是翻了翻，掂了掂，我信手選了三齣。我不是薩爾度的信徒，當然不夠資格有所是非，因爲即使貶斥，必須曾經焚香禮拜，分量才能夠正確。

在我改編的這三齣戲裏面，「花信風」屬於社會悲喜劇，「喜相逢」屬於性格悲劇，「風流債」屬於風俗喜劇。「花信風」提出來的社會問題，因爲提出來的人屬於中產階級，裏面的品德和應有的結論自然也就逃不出中產階級的傳統精神。薩爾度說他這齣戲的結尾曾經接受劇院的要求有所改動，太可能了，因爲破鏡重圓，正是中產階級的觀念。拿「花信風」的淪落風塵的少女和易卜生的少女一比，薩爾度顯然軟弱庸俗，唯其如此，倒是一般的。真正值得同情的是何太太那位寡婦，但是

薩爾度不見得太重視她的人性，他就沒有用她做爲正面的發展。「喜相逢」的線條是單純的，爲了牠的單純，我把背景改到有力的北伐時代。薩爾度似乎有些着眼在女主人公的性格，毀她的不是環境，而是她的暴烈的熱情的單純。我們指摘的是，朱漱玉的個性還嫌不太深厚：戲超過了她的存在。因爲不是正常人生所有的戲，「花信風」和「喜相逢」的情節未免過於無巧不成書，失却了一切人性的真實的根據。從真實這一個角度去看，「風流債」比較在情理多了。發展是可能的，沒有姿態，也不賣弄機關。但是它有一個演出的困難，就是天主教的譏諷。改編過來還要遭殃，就是中國沒有多少天主教徒，改成佛教，中國的佛教徒却又太多。薩爾度是一個忠實教徒，他的用意和莫里哀一樣，揭發假冒爲善的同一信仰的教徒。然而膚淺的觀衆永遠膚淺，不要領會這個懲惡勸善的道理。

我不想一筆抹殺薩爾度的價值。向他學戲是一種危險，他的假貨色多於他的真貨色，他的技巧超過他的材料，他的戲巧於他的人生，他的緊張往往只是舞台熟練的結果。初出茅廬的人最好迴避他，但是老於戰場的人，沒有什麼好怕的，原來什麼顏色還牠一個什麼顏色，相信能夠從薩爾度體味出一點寫戲的道理：因爲說到臨了，戲總歸是戲，他的短處正好襯出他的長處。而且，即使他的人物，熱情和浪漫的氣質染着灰色的中產的情調，即使我們明明曉得這裏的一切只是戲，和我們呼吸的完全灰色的氣氛一比，不已經就可愛的多了嗎？幻覺強似真實：活在今日的明哲，有誰不這樣想嗎？

人家沒有的東西不好向人家要：我們應當忠厚。



薩爾度和薩辣·拜納 (Sarah Bernhardt)

聞名世界的女伶薩辣·拜納第一次和薩爾度的劇本合作是在一八八二年，就是「喜相逢」裏面的朱漱玉那個角色，以後彼此就永遠合作下去了。

喜相逢 四幕劇

人物：

秦競雲

一個從事革命工作的黨員。

魏集賢

法國大使館翻譯。

江志中

上海某中學校長。

貢秀山

秦競雲的好友。

劉隊長

北京偵緝隊某分隊長。

陳醫生

方醫生

貴方

唐處長的管家。

汽車夫

姓黃，唐處長的汽車夫。

門警

唐處長的門警。

警官

隊員 甲 乙 偵緝隊隊員。

朱漱玉 唐公子的未婚妻。

江太太 一位音樂教員，秦競雲的表姊。

王媽 唐處長的女僕。

春蘭 唐處長的丫環，和唐公子有私。

阿妹 朱漱玉的大姐。

看 護

時代：

國民革命北伐初期。

地點：

第一幕在北京唐公館；第二幕在上海江宅；第三四幕在上海朱漱玉住處。

第
一
幕

雖說是軍法審判處處長的公館，絲毫看不出和普通人家有什麼不同，門口也許有衛兵守望，但是我們如今是在內院的內室，所以也就感覺不到官僚應有的威風。在我們眼前的，是一間北京式的房屋，因為是冬天，門口掛着很厚的藍布棉帘，當中是一隻燃着火的洋鐵爐，鉛皮烟筒從上層的紙窗伸出一排紙窗，分在門的兩旁，四四方方一塊玻璃嵌在下層紙窗當中，有的已經叫米黃布帘遮住，有的雖說沒有下帘，望出去黑鬱鬱的，也就沒有什麼好望的。右邊窗戶底下是一張大書桌，轉椅，書桌上面立一張十寸男照，因為高，所以就比文具等物格外引人注目。右牆掛着一個大山水軸，兩旁是一付同樣長度的字聯，落款當然全是名流或者古人。左邊紙窗底下是一張長琴几，上面擺着銅器或者磁器。左牆當中開着一個小門，和一間寢室相連一個黃綢醬紫沿邊的棉帘掛在門口。外門的棉帘因為有板條相夾，顯然有分量而且響聲，內門的棉帘沒有夾板，擡上擡下也就顯得輕便。大沙發，小沙發，軟椅，軟墩，盆架，臘梅，桌燈，立燈，應有盡有。布置和陳設富麗而不諧和，隱隱之中透出一些俗氣。

現在是冬天一個夜晚，十點鐘的光景，大小主人全不在家，只有僕役在懶洋洋地等候。女僕王媽蹲在爐子前面，收拾爐火完畢，正要直起身來，使女春蘭背向玻璃窗站着，手裏織着毛衣，看着王媽。

春蘭（向外聽着）過廳的電話鈴響。

王媽 老爺去了保定府，一定又是少爺的電話。你去接接看。

春蘭 鈴不響了。門房那邊聽見了。你把爐子弄暖，和點兒，像前天，挺暖的，少爺半夜回來還發脾氣。

王媽 那回是他在外頭打茶圍，輸多了錢，有心找岔兒。不是我說什麼的，前天晚晌多虧有你頂，少爺那個性子，不是你，底下人全得挨踢。

春蘭 他們爺兒倆全是一付急性子。

王媽 所以人家講，自打老爺做了軍法處處長，四平八穩的北京城就甭想有一個安靜。見天兒得死上十來口子。

春蘭 不講這個，半夜三更，怪怕人的。

（貴方由外進來。）

貴方 朱小姐又來電話問少爺。你們知道少爺到底在什麼地方？

王媽 春蘭，你知道嗎？

春蘭 不知道。電話掛上了沒有？

貴方 掛上了。不到兩個鐘頭，朱小姐一連打了三趟電話問，夠邪門兒的。

王媽 朱小姐是怎麼回事，跟我們少爺到底訂婚了沒有？

貴方 兩下裏已經口頭約定了，就等老爺打保定府回來，挑一個好日子放定。大媒逃不掉楊參謀長。

王媽 像我們老爺那樣兒爲人，會看中這位外國派頭的朱小姐，剪頭燙髮的，真是叫人捉摸不透。

春蘭 (有些憤抑) 還不因爲人家有錢！

王媽 像我們老爺那樣有錢有勢的人，會貪圖人家有錢？我頭一個就信不過。

貴方 這個麼，我怕春蘭倒有幾分對。你們不知道，朱小姐的父親跟總司令是打小兒的拜把兄弟，就是這麼一個女兒，寵得跟個男孩子一樣，去年剛打外洋回來。朱老頭子幹了頭二十年的煤礦，發了千千萬萬的財，多少人家這門親事巴不到手，我們老爺有什麼不好委曲的！

春蘭 (哼了一聲，走向內室) 好着得哪！

(貴方和王媽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走進內室，兩個人會心似地回轉頭。)

王媽 (低聲) 春蘭這幾天很不開心。

貴方 (同樣低聲) 趕明兒少爺把她收房，也就成了。

王媽 (依然低聲) 那位朱小姐答應？

貴方 (依然低聲) 新派人講究一夫一妻，朱小姐不見得肯。

（春蘭從內室出來，站在門口。）

王媽（向貴方，高聲）雪下得怎麼樣？

貴方 停了有一個鐘頭了。

春蘭（向王媽）湯婆子在什麼地方？

王媽 才剛鋪牀，我已經給少爺放好了。

貴方 老爺去保定府那天，還當可以消停幾天哪，好！趕到少爺老是過了半夜才回來，還不抵老爺在家好哪。

王媽 你也甭說，少爺在家，我們不得格外忙活？

貴方 你們不知道，老爺這回做軍法處處長，趕着南邊鬧什麼北伐，什麼革命黨國民黨的，說是北京城就有不少人。是老爺一天要逮好幾個。一逮到，老爺頂多問上一堂，就叫人綁出去槍斃。今天早晌高副官來，請少爺特別當心，行刺呀暗殺呀，這幫子年輕人，什麼壞事也幹得出來。少爺就像滿沒有放在心上。不光是跟我們底下人過不去，簡直是拿自個兒性命開心。春蘭，你得多提提才好。

春蘭（嘴硬）我管得着嗎？你要說，你自個兒說去。

貴方（看了她一眼，識趣）今天報上講，偵緝隊在堂子胡同逮了一個姓孫的，是中學教員，在廂房牀

底下搜出好幾顆炸彈。問他炸誰，他呀，他就提起我們老爺，還提起——

春蘭 (關切) 少爺！

貴方 總司令，楊參謀長——

(遠遠傳來汽車喇叭響聲)

王媽 少爺回來啦！

貴方 (聽了聽) 不對。響聲兒不對。

春蘭 (向外張望) 院子燈亮啦！

貴方 (詫異) 噢，說不定是少爺回來了，我看看去。(掀起棉帘正要走出) 有女人說話的聲音。

王媽 誰這麼晚來做客？

(王媽隨着貴方走出)

貴方 (在外) 朱小姐，您好走！

王媽 (在外) 朱小姐，當心腳底下的雪！

春蘭 (一股怨氣) 原來是姓朱的！真會找，找到婆家來了！

(她撩起棉帘，本來是預備自己出去，却不料朱漱玉三脚兩步，已經趕到門邊，只好閃在一旁，低聲稱喚：「朱小姐。」貴方隨着朱進來。春蘭在沒有人注意之中走掉。)